

開放文學－英雄傳奇－蕩寇志
第九十回 陳道子草創猿臂寨 雲天彪征討清真山

卻說永清不見麗卿的下落，口分著急，位叫查問。少刻，麗卿跟隨的那些女兵，隨著尉遲大娘都回來，一個不少。都說道：「大軍混戰之際，姑娘追一員賊將，往正北上去。姑娘的馬快，婢子們趕不上，只好先回。」永清叫苦道：「怎地只是孩子氣，萬一失陷了怎好？待我親去尋他。」真祥麟道：「將軍不可輕動，待小將去尋。」祥麟請了令箭，帶了百口騎人馬，並同尉遲大娘那幾個女頭目，往他去的那條路上追去尋覓。永清又請萬年也帶些人，分頭去尋。原來麗卿在林子邊混戰之時，被他看見了石秀，挺槍驟馬直奔過去。石秀見了大驚，帶著傷那敢迎敵，撥馬加鞭，落荒逃命。麗卿那裡肯捨，很命追趕。幸虧石秀也騎的是千里名馬，那匹穿雲電一時還追不上。正是：前面的飛雲掣電，後面的猛弩離弦。一霎時追了二口多里，看看漸隔得近了，麗卿便放箭射去，卻還射不到。面前已是一座大嶺阻住，石秀順著大路縱馬上山。麗卿見他奔入樹林，也飛馬追上山來，那匹棗騮竄山跳澗，如履平地，有甚追不得。麗卿撲到林子裡，那石秀幾個灣轉不見了。

麗卿見林子那面路雜，沒處尋查，盤過山嶺，看那面嶺下一片平陽，有幾處人煙。麗卿想：「這廝莫非走那裡去，我已到此，索性再去尋一轉。真尋不得，便饒了他。」遂縱馬下山，順那平陽路張望。忽見左側山腳邊來了一個大漢，騎著匹點子高頭馬，紫禁面皮，額邊幾根虎鬚，戴一頂萬字頭巾，穿一領醬色戰袍，係一條玄色戰裙。隨著四五個伴當，都跨口腰刀，挑著些行李。一個伴當搵著一口潑風九環大砍刀，都走到路口。那大漢見了麗卿，兜住了馬，只顧看他。麗卿往前行，那大漢隨在後面亦跟上來，不落眼的從頭至腳細看。麗卿回頭道：「兀那漢子，有些傻角，不走你的路，只管看我做甚！」那大漢道：「噢，我自己生了眼睛，你敢不許我看！怕人看，不要拋頭露面。」麗卿大怒道：「你這廝到我手裡討野火麼？活得不耐煩，便上來領槍。」那大漢哈哈大笑道：「多少了得女郎都見過，稀罕你這雌兒。」麗卿大怒，挺槍便取那大漢。那大漢忙搶那口大砍刀架住。兩人就那空闊所在，並了四口多合，兩邊毫無破綻。麗卿道：「你這廝好刀法！」那大漢叫道：「且住，有話問你。」各收了兵器。麗卿道：「快說！」那大漢道：「兀那紅姑娘，你莫非當真是東京陳提轄的令愛陳麗卿小姐麼？」麗卿道：「除了我，更有那個是他！」那大漢聽了呵呵大笑，滾鞍下馬道：「姑娘，你何不早說，想殺我也。」撇了大刀，在草地上撲翻虎軀便拜。麗卿恐有暗算，逼住槍問道：「好漢高姓大名？何處識得奴家父女來？」那大漢拜罷，立起身道：「姑娘自不認識我，我也只爭得幾日不會得姑娘。我便是江南風雲莊上的風會是也。」麗卿叫聲：「阿也！原來是風二伯伯。」忙跳下馬，插了槍，折花枝的拜倒。風會忙回拜了。麗卿道：「適才姪女衝撞二伯伯。二伯伯卻從那裡來？」風會道：「從家鄉來。方才怨小人無禮。姑娘何故一人到此？」麗卿道：「我那雲龍兄弟可好？雲祖父安否？」風會道：「都好。雲龍同我往他老子任上去，從此經過。他在後面那人家處修刀鞘就來，是我先行一步。」麗卿大喜，道：「他在那裡？」風會指著一處人家道：「他在那向，好道就來也。」麗卿道：「我們何不迎上去。」風會道：「何用性急。」叫一個伴當道：「你去看看雲官人。為何還不來。見他可說東京陳小姐在此。」

那伴當跑上去，沒多時，只見那村口一個少年，帶著兩個人，騎匹白馬，緩轡而來。風會道：「他已來也。」只見那伴當急跑上去，到馬前回指著說了幾句。那雲龍把馬加了兩鞭，潑刺刺的趕到面前，飛身下馬，與麗卿相見，滿面笑容道：「姊姊。那陣風兒吹你到這裡，伯父安否？」麗卿道：「一言難盡。我爹爹為你的丈人被貪官逼迫不過。愚姊同你分手之後，無一日不記掛你。我的爹爹沒奈何，權去猿臂寨避難。你的爹爹又錯怪了你的丈人。我又沒處得你個信。」風會笑道：「這些事我們都知道了，只請問姑娘何故一人到這裡來。」麗卿道：「我憂得你苦。如今我爹爹要奪那青雲山用，教玉郎兄弟領兵，昨夜殺敗了那廝們，有一個叫什麼拼命三郎，說是我的仇人。我要殺那狗頭，他卻怕我。直追到這裡不見了，兄弟可曾看見？是個騎白馬的後生。」雲龍道：「卻不曾打眼，想是落荒逃脫了，追也無益。」麗卿道：「造化了這廝，我們回去休。」風會、雲龍商量道：「我們就去轉轉。」麗卿大喜，就地上拔起槍，飛身上馬。風會、雲龍也都騎了馬，帶了從人，都過嶺來，尋路回青雲山。風會道：「方才見姑娘這般模樣，又帶著東京口音，也有些疑心，那知果然是你。姑娘真好槍法，怪不得雲威相公都佩服。」麗卿道：「二伯伯的大砍刀端的整齊，奴家那裡攻得進。」雲龍驚道：「二位幾時交過手？」麗卿笑道：「我是不認識二伯伯，你又不來，我們好殺得熱鬧。」風會大笑。雲龍道：「姊姊方才說什麼玉郎兄弟領兵，是那一位？」麗卿道：「便是你那表兄，會寫字的祝玉山。我叫他做兄弟，有時順口叫他玉郎。」雲龍、風會都驚訝道：「怎的玉山也到這裡？」麗卿道：「來了多日了。」遂把永清的事從頭說了一遍。風會、雲龍都感歎不已。「如今我爹爹口分歡喜他，已把奴家許配了他也。你那表兄果然了得。」風會、雲龍都稱羨不已。雲龍道：「姊姊，你又是我的嫂子。」麗卿大笑。

三人在馬上說著話，已走了口多里。只見左側擁出一彪人馬來，乃是真祥麟、祝萬年尋到。二人見了大喜，祥麟道：「害殺人的姑娘，那裡不尋遍，快回去，把你那玉郎急壞了。」萬年道：「我們已在青雲山寨裡。」麗卿笑道：「奴家又不是三四歲的孩子，敢怕吃那個拐騙了去，他卻恁般乾著急。既如此說，你們都來相見了，我先回去，叫他放心。」說罷，縱馬加鞭，竟自搶先去了。萬年、祥麟、風會、雲龍四人相見，各道姓名，方知是一家人。萬年與雲龍自幼曾會過，此刻也不認識。當時四人大喜，一齊回寨。

卻說麗卿飛馬跑回青雲山，把關的忙去通報，放他上來。永清聽得又喜又恨，見了麗卿埋怨道：「姊姊，你是怎地？軍營裡勾當，不是這般作耍。你萬一犯了軍令，教我怎生擺佈？」麗卿繳了令，說道：「不是奴家多事，一者看見了那仇人，放不過他；二者要奪他那匹馬來送你。卻吃那廝走了。」永清道：「可會著真將軍同二哥否？」麗卿道：「都見的。他們同風會二伯伯，雲龍兄弟一齊來了。我恐你記掛，先跑回來。」永清驚問：「怎地卻遇見風會、雲龍？」麗卿把那項事說了。永清大喜，叫預備迎接。

須臾四箇好漢都到寨，風會、雲龍與永清見了，樂廷芳也通了姓名，眾人大喜。風、雲二人方識得樂廷芳。當晚就把賀功的酒席與風會、雲龍接風。席上永清說到被魏虎臣逼迫，與雲龍寫《出師表》的話，雲龍灑淚不止，眾人都歎口氣。麗卿說起安樂村全家逃難的話，對雲龍笑道：「你那個渾家，我從千軍萬馬裡救出來，你卻怎生謝我？」眾人都大笑。風會說到希真父女離風雲莊之後，「我等趁勢蕩滌了冷豔山，我等都因此得了功名，子儀不敢與尊翁敘功。我等官爵，皆出姑娘的威力。」麗卿不會說謙讓的話，只說道：「這算得什麼。」眾人歡喜暢飲，至半夜方散。

永清恐降兵為害，把來四散屯開，將親軍保護中寨。破了青雲山，得了糧米七口餘萬擔，戰馬五千餘匹，錢糧器械金銀財帛不計其數。降兵四千餘人，有受傷的，都叫去醫治；戰場上逃脫的，轉來都准投降。一面將倉庫封好，一面飛報希真。

不日希真帶了五百多名壯士，將著犒賞物件到來。永清開關，大排隊伍迎接。希真進寨升廳，慰勞犒賞都畢，退堂與風會、雲龍相見，大喜。只見謝德、婁熊都過來參見永清，永清大驚道：「二位將軍為何也在此？」希真道：「你出兵不久，景陽鎮兵變，二位將軍來聚義，那鎮上六千多官兵都歸了我們也。」永清忙問：「怎地兵變？」謝德、婁熊道：「小將們殺了沈安，只說將軍是失陷在猿臂寨，魏虎臣倒被我們蒙過。怎奈魏虎臣那廝刻扣軍糧，一味貪惡，自己置造花園，不管別人饑凍，人人怨恨。後來吃沈明那廝打聽出殺他兄弟，他去首告了。那魏虎臣來提我們，吃小將們先得知，索性把沈明那廝也殺了，同了百餘人投奔大寨。誰想那魏虎臣捉小將們不得，卻把別個來晦氣。眾人大家不服，殺了魏虎臣，一齊反了。那兵馬都監也逃走了。小將們幸蒙收錄。」永清聽罷，嗟訝不已。

陳希真對永清道：「我接到你的文書，說青雲山一齊都來，料道你破敵必在早晚，今日卻成功了。那廝們必去梁山求救，萬一梁山上當真來，我為此放心不下，所以親到。慧娘甥女說這裡有銀礦，我本要帶他同來彩看，又好叫他在張家道口相度地脈，起造炮台碉樓。那知這妮子聞得雲龍賢姪在此，卻害羞不肯來。劉姨丈務要屈風二哥、雲賢姪到彼一敘，賢姪休要推卻。」雲龍道：

「小姪亦不敢久居，恐家大人記念。既蒙家岳相召，小姪前去拜見，就在那裏動身，此處不轉來了。」風會道：「此說甚是。你來走吳家疔，取路最便，我在那向客店相等便了。」雲龍道：「二伯伯何妨同去。」風會道：「不必，你們翁婿相見，少不得有番談論，不值我在裡面鬼混。」眾人都大笑。希真道：「卿兒，你在此沒事，可送了兄弟同去；兄弟起身後，你可同了秀妹妹來。」麗卿道：「爹爹說梁山上那廝們就要來，卻怎地不許孩兒在此？」希真道：「胡說。梁山上來不來未定，便是來，你去了回來儘夠，不叫你落後。」雲龍當日拜辭了眾位好漢，帶了幾個伴當，同麗卿到猿臂寨去。

這裡希真與眾人相敘，一面多發細作，打聽梁山消息。過了幾日，山下報上來道：「關外有兩個大漢，帶著三五□人，斬了狄雷，將首級獻上，要見主帥。」希真同眾人都吃一驚，問那兩個人叫甚名字。嘍嘍道：「他有手本在此。」希真取來一看，大喜，原來就是樂廷玉。眾人無不歡喜。希真同眾英雄一齊下山，到了關外，迎接上山，廳上重見了禮。希真看那樂廷玉，方面大耳，五柳長鬚，八尺以上身材。那個大漢面如鍋底，眼如黃金，須如鐵絲，聲如銅鐘，身長九尺，威風凜凜，眾人卻不認識。希真道：「這位好漢高姓大名？」樂廷玉道：「是小人的結義兄弟，本貫南山鎮上人，姓王，雙名天霸，祖上也是軍官。這位兄弟兩臂有數千斤實力，慣使一支筆過，重八□斤，江湖上取他一個渾名叫做『賽存孝』。小人得了廷芳兄弟的信，便邀他同到貴寨聚義，行至半路，遇見狄雷這廝正在那裏剪徑，吃小人兩個並了他。方知青雲山已是收伏，故而取了他的首級，逕投這裡來，望賜收錄，願執鞭隨鑿，剿滅梁山。」希真大喜道：「得二位英雄光輝小寨，破梁山有何難哉！」王天霸道：「陳將軍用小人時，萬死不辭。」萬年、永清來參拜樂廷玉，廷玉跪在塵埃，痛哭不止。萬年、永清道：「師伯何故如此？」廷玉道：「尊府闔家性命都害在廷玉手裡，有甚面目敢見賢弟。但願仗眾位英雄威福，報盡了冤仇，便隨令先見了地下。」說罷，號哭失聲。眾人再三勸解，無不陪眼淚。希真道：「仁兄雖是忠義，但必要如此小見，竟是婦人之仁了。自古英雄豪傑，誰無失算之處，況舍親在九泉，斷不怨恨仁兄。」萬年、永清都道：「何嘗是師伯錯，休要這般引咎。」眾人又再三說，廷玉方才收淚立起。希真吩咐辦酒筵接風慶賀，叫大小頭目都來參拜了。希真又吩咐道：「狄雷也是一寨之主，那顆首級不要暴露他，以禮埋葬了。」眾人無不稱贊希真仁德。

次日風會一定要行，眾人挽留不住，只得祖餞相送。希真又修了一封書與雲天彪，交與風會。風會謝了眾人，辭別了，帶著伴當，到吳家疔等待雲龍。

卻說麗卿同雲龍到了猿臂寨，劉廣接上山去相見了。劉廣見女婿這一表人物，怎不歡喜，當時引到後堂，雲龍參拜了丈母。劉廣的夫人見了，甚是歡喜，對劉麒麟的娘子道：「慚愧，不弱於祝永清。」麗卿暗笑。當時問候都畢，仍出堂來。劉廣辦酒筵款待，自不必說。住了幾日，雲龍再三告辭，劉廣只得備了些禮物相送。自己送到山下，又叫兩個兒子代送一程，麗卿也要送一程，四人同行。雲龍私下問麗卿道：「你那表妹到底怎樣一個？」麗卿大笑道：「不用記掛，比我好得多哩！她玲瓏剔透的心肝，那似我這般愚笨。可惜我恐姨夫要見怪，不然，我該硬抱了他出來與你看了，好放心。」雲龍大笑。天色將晚，劉麒麟道：「前面已是界外了，妹丈一路保重。」當時叫從人將帶來的酒席擺下。四人席地而坐，都把了盞，大家起身灑淚而別。雲龍星夜趕到吳家疔，與風會取齊，一同到青州去。慢表。

卻說劉麒麟等三人回猿臂寨，已是二更天氣，麗卿便催慧娘動身回到青雲山。慧娘道：「姊姊趕甚死急，明日也來得及。」麗卿笑道：「你那人已去了，還怕撞著那個？」慧娘道：「怎地姊姊只管這般風風失失，我也有些行頭要收拾起。不過去相度地脈，有甚緊急軍務，大姨夫又沒有限期與你。」麗卿笑道：「你那知我的喉急，萬一梁山上那廝們已到，爹爹同他們廝殺，卻吃別個搶了頭功去。」慧娘笑道：「你放一百二□個心，我同你賭：梁山上如果敢來，我輸與你。安穩睡覺去，明日早行！」

到了次日，慧娘叫侍女們帶了隨身行頭起身，飛樓、青獅無用處，不必帶著。劉廣愛惜女兒，不許他騎頭口，備了一乘飛轎與他坐了，點了百餘名嘍嘍護送。那幾個轎夫該晦氣，麗卿嫌他們走得慢，直罵了一路。到了青雲山，麗卿、慧娘同進山寨。慧娘與眾頭領都見了，希真便叫慧娘去探看銀苗。慧娘道：「白晝有日光映耀，看不清楚，須得夜靜。何不先去看築城的地基？」希真甚喜，便留眾將守寨，同慧娘帶了親隨壯士，連日下山相看地利。那山南原有一座空城，向駐一員捕盜巡檢，城內面開方五六里。後因移置別處，空城仍在。慧娘對希真道：「這座城卻也起得還好，就修理了，不必去改造他。卻用不著四門，東門把來塞了，西門、南門外面都做了子城。」用馬鞭指著道：「這北門外起造兩帶土？，接連著青雲山腳，做個關防。」二人又進城去看一轉，只見那城門的門扇都無了，城裡的衰草撞著馬腹，一個人都不見，一間房屋都沒有。只有一座演武廳，也大半倒塌了，面前好似一個教場。照牆外邊又有一座破廟，有識得的說道是座關王廟。後面還有個城隍殿。

二人看了出來，縱馬往南去。一路上慧娘叫侍女們捧著羅經，擎著標竿，他忽然騎馬，忽然步行，東邊去張，西邊去望，指指劃劃的說道：某處好造炮台，某處好起礮樓，某處好掘壕塹，某處好設立燧燧。但說來的言語，希真無不合意，無不佩服。一連兩三日，把那周圍的形勢都看了，仍回青雲山寨。

眾英雄都動問形勢的話，慧娘只是鎖著柳眉，低頭不語。希真道：「甥女沉吟什麼，莫非為那張家道口？」慧娘道：「正是。甥女看這局勢，只有正北上的虎門最險要，兩山來龍逼緊當中一條路，靠著艾山，真象虎爪踞地一般。那裡起造兩座炮台，只消千餘人把守，任他數□萬雄兵，也攻打不入。那蘆川一帶接連猿臂寨，多設立燧燧礮樓，也把守得。只是那張家道口，互連□餘里，平坦坦一個生根的所在都沒有。梁山泊若全伙往這裡掩來，休說把守，便是逃避，急切也沒處躲。只有築一帶磚城，設立壕溝，直抵魏河，方是上策。這個功程又浩大，一年半載不得了。梁山上豈肯等我築好了城方來！」希真大笑道：「賢甥女不必耽憂，老夫早有安排了。只就那張家道口，居中起一座高台，要□二丈高，上面蓋造一座鐘樓，把我祭煉的那口五千四百斤九陽鐘，運上去掛了。那口鐘上的符？寶？都包藏先天純陽元炁，善能收攝有情的精神。一聲撞動，方圓九里之內，但是飛走活物，都如醉如癡，動攢不得。直待一個周時方能甦醒，卻不傷性命。那怕你悶了耳朵，都不濟事。只要太陰元精秘字鎮住泥丸宮，便無妨害。我已制下幾千頂中兒，與自己的人戴了，看守此鐘。那怕梁山的兵馬利害，除非他不走這條路，但來時個個上當。本師張真人時常吩咐我說：都？大法，不到危急時不宜輕用，到得人力不繼之時用了，方不犯天律。正是謂此。」眾人聽了，都各駭異。

不日，那往梁山探軍情的細作都回來道：「宋江已知青雲山破了，因聞雲總管引青州兵攻打清真山，□分緊急，老種經略相公不日又要來征討，宋江卻不敢來救這裡。」希真道：「我也料那廝們未必敢來，但不可不防備他走冷著，各處仍要嚴密把守。」當晚慧娘要去看銀苗，希真恐他辛苦，叫他早睡。

次日到夜分，希真吩咐多點火把，照耀著一同下山，直到青雲山東南山腳銀苗之處，看了一轉，指點了表記回寨。慧娘估來，約有五百餘萬兩白銀，靠裡面還有石青不少，可以彩掘鼓鑄青銅。眾人都大喜。慧娘又把那起造炮台礮樓的圖形繪出，呈與希真。希真看了甚喜，便依他的法兒：蘆川一帶建立礮樓二□餘處，燧燧接連不斷；虎門設立一座虎爪關，關旁起兩座炮台；正西上先起造那九陽鐘樓，一字兒造了四座炮台，八座礮樓，面前都掘了深壕。就採辦木料，燒磚運土，叫祝萬年監工起造。叫劉慧娘做開銀礦的監督，慧娘道：「開銀礦的弊端最多，甥女不善查察，求另派精明強乾之人。」希真道：「也說得是。」便教真祥麟去替出范成龍來做銀礦監督。希真又吩咐道：「冬令將到，天寒地凍，須要並工趕辦。」祝萬年、范成龍領命。又教樂廷玉、王天霸統領鐵騎，周圍巡查，防有官兵衝突；遇有散亡失業流民，便招撫入寨耕種。

不日，范成龍來報：「銀礦內石青下面，又掘出白堊無數。部下頭目侯達，係南昌窰戶出身。他說識得此堊，可燒磁器，棄掉可惜。特來稟知。」希真使喚侯達來問。侯達稟道：「小人祖籍南昌，世代慣燒磁器，小人也深曉得火法，因見此地自堊，不讓於定窰細泥，若燒起未，定得好器皿。」希真道：「果如此，也是本寨出產，各處銷售，可以添助軍餉。」就重賞侯達，派做磁窰總局頭目，侯達領命謝了。侯達又舉薦同鄉數□人，都是窰戶中塑坯、掛油、上彩等工匠，希真就都派作董事，教侯達管領。范成龍將銀兩、銅斤煎出，陸續存庫；祝萬年督領夫役，晝夜兼工，建造各處礮樓炮台，修理新柳城池，俱草創完備。只有張家道口的鐘

樓要緊，已刻日告竣。希真將那口九陽神鐘，由蘆川運到張家道口鐘樓上，依那選定吉日古時懸掛。到了那日，希真率領眾頭領同到鐘樓懸鐘，宰太牢致祭。那鐘上披掛五色彩緞。鼓樂吹打，眾頭領依次行禮祭畢，三聲炮響，眾軍吶喊，用力拽起那口鐘，端端正正懸在正中，盤好了千斤鐵索。眾人無不喝采。希真對眾人道：「我用此鐘，原是一時應急之事，磚城仍是要用。只是今年天寒地凍，夫役勞苦，斷不可再興工了，只好開春動手也。」

希真又於青雲山頂，建蓋一座萬歲亭，供奉大宋皇帝牌位，朔望率領眾頭領朝賀。凡議大事，必到萬歲亭上。山寨中又添了樂廷玉、樂廷芳、王天霸、祝萬年、祝永清、謝德、婁熊七籌好漢，連前共是□七位頭領。永清私下稟希真道：「謝德、婁熊二人，擅敢率眾造反，殺死官長。這等人心胸叵測，泰山用他，須要留意。」希真道：「賢婿之言甚當。但我只安放二人於身邊，聽候調遣，恩威並濟，不付他重權，諒他也不能為害。」希真遂命謝德、婁熊在帳前聽用。請劉廣、苟桓鎮守猿臂寨。倉庫錢糧盡屯在猿臂寨內，聽候支用，著范成龍掌管。劉麒把守虎爪關，統理炮台事務，在猿臂寨北山下寨；真祥麟仍就鎮守燉煌，增添軍馬，在猿臂寨南山下寨；兩枝兵馬都做劉廣的輔翼，彼此呼應相通。苟英專管九陽鐘樓，鎮守張家道口，屯積下千萬條麻繩，準備捉賊。劉麟統領水軍，在蘆川下寨，兼理河岸一帶碼頭。祝萬年、王天霸駐紮新柳城。青雲山西面最是衝當要路，是全寨咽喉，兵馬俱揀選精壯，教樂廷玉、樂廷芳兄弟二人統領鎮守。陳麗卿仍領前部先鋒，兼領猿臂、青雲、新柳三營兵馬都教頭，掌管操演賞罰。恐梁山來攻伐，希真親自帶領祝永清提重兵鎮守青雲山，統轄三營頭領，並留劉慧娘亦在青雲參贊軍機，兼督全軍工匠。職事分派已定，眾頭領無不凜遵。希真派定各頭領職事之後，連發數□處細作，打探梁山泊的動靜；逐日操演人馬，屯積糧草，準備與梁山泊斷並。按下慢表。

卻說那日雲龍離了猿臂寨，到吳家疍會合風會，同投青州。不說那曉行夜宿，一日行過了東泰山，一路聽得人說，青州馬陘鎮雲總管統領官兵，攻打清真山，將次得勝。風會、雲龍探聽得是實，雲龍對風會道：「我父親既不在青州，我們何不就去軍營裡相見？」風會道：「賢姪所說甚是。」便同取路投清真山來。

且說雲天彪自到馬陘鎮接任辦事，軍政一新。凡是魏虎臣屈抑之人，察其實有賢能，盡皆擢用；魏虎臣選拔之人，察其果無才具，盡行斥革。游擊將軍曹松，本是土豪出身，無尺寸之功，只是趨奉魏虎臣，升授今職。天彪見他弓馬平庸，性情乖張，便將他功名詳革。誰知制置使劉彬亦曾受他賄賂，曹松連夜托人去制置使處打點，反將雲天彪的詳文批駁下來。天彪羞心腹人私查曹松的劣跡。那一日心腹人查著曹松在娼樓賭博，暗地飛報天彪。天彪便親帶兵役，直掩至娼樓，捉住曹松，通詳都省。檢討使賀太平遂將曹松拿問治罪，劉彬也無法奈何。眾人無不稱快，凡受過曹松荼毒的無不頂仰。

天彪一日因巡查鄉鎮回衙，渡一條溪河。在渡船上望見下流頭溪灘上一條大漢，在那裡扳罾取魚。那大漢生得身軀長大，燕頤虎鬚，眼如曉星。那口大罾並沒有翻山架，大漢只將兩隻手扳起放倒，毫不費力。天彪暗暗稱奇，不落眼的看那大漢。那大漢也看了天彪幾眼。不多時渡過溪河，天彪回衙，念著那大漢放心不下，暗想道：「左右沒甚公事，且再去看來。」便換了私服，帶了幾個伴當，離了本鎮，仍到溪河邊，遠望見那大漢還在那溪邊扳魚。天彪將從人藏在松林內，自己緩步行到大漢背後，遠看不如近睹，果然堂堂一表。

那大漢卻不知背後有人窺他，連扳了幾罾空，忽然自言自語，歎口氣道：「莫說去捉那些鳥強盜，魚兒尚且這般難取！」天彪忍不住叫道：「壯士，你好風流自在！」那大漢猛回頭看見天彪，大驚，忙丟了罾，撲翻身便拜道：「小人有失迴避，相公恕罪。」天彪上前扶起道：「壯士幾時認識雲某？」大漢道：「本鎮總管相公，為何不認識。」天彪道：「原來如此。我方才在渡船上，望見足下儀表不俗，料想是位英雄，公事已畢，特來訪你。你姓名誰？家住何處？為何隱落江湖？」那大漢道：「小人複姓歐陽，名喚壽通，本處人氏。魏總管相公在任時，小人曾充汛地上鋪兵，也考過幾次錢糧，因無錢財使用，不能得缺。後因傳遞公文錯誤，隊長將小人革役。小人家中吃口又重，無計謀生，因生平深知水性，胡亂在此取魚度日。」天彪聽罷歎道：「惜哉！今日我要重用足下，可從我否？」歐陽壽通跪下道：「恩相肯抬舉小人，便是小人知己，小人怎敢不肯。」天彪便招呼從人，替壽通收拾了魚罾，另備匹馬與他騎了，一同回衙。天彪又問壽通道：「我見你膂力非凡，你可學過武藝？」壽通道：「小人幼年曾拜八□萬禁軍教頭王升為師，□八件武藝盡皆學會。便是師父的兒子王進，也敬服小人。」天彪甚喜。

次日，天彪點軍下教場，將歐陽壽通比較考試，果然武藝出眾。天彪便當廳參授歐陽壽通為領軍提轄，先與記名，遇缺即補，留在身邊。天彪賞罰嚴明，大都如此，所以人人都畏服他。天彪又於公餘無事之時，與標下軍官開講《春秋大論》，不問賢愚無不感動。天彪講到那剴切之處，多有聽了流淚不止的。不到數月，馬陘鎮上軍民知禮，盜賊無蹤。

那一日接到經略使種師道密札，調他發本部兵馬來攻梁山。天彪領了札諭，便與兵馬都監傅玉商議起兵，一面移請青州知府應付糧草。那些官兵的婦女老小，聞得雲總管要用兵，都趕緊把丈夫兒子的冬衣做起，準備乾糧，只等候調發。那青州太守魯紹和，與雲天彪最稱莫逆，同日接到種經略的密札，教他應付雲天彪的糧草。當時魯太守到馬陘鎮犒軍，與天彪祖餞。席間，魯紹和問道：「梁山泊勢燄鳴張，總管只帶八千人馬，願聞進攻之策。」天彪道：「兵無定法，因敵制變，預先卻怎說得。」紹和道：「請問大意，先進那路？」天彪微笑道：「弟有愚見，太尊試猜一猜。」紹和道：「若直搗梁山，恐清真山強徒米救，腹背受敵。不如攻清真山，馬元勢危，宋江必來救，反客為主，勝他何如？」天彪大笑道：「太尊真知我肺腑也，愚見正是如此。只是太尊解糧，切不可由萊蕪谷經過，長城嶺一帶地勢最險，恐賊兵在彼，斷我糧道。大尊可由高粱屯繞道解來。那裡與博山縣的青龍汛相近，即遇賊徒，官兵呼招便到，可保無虞。」魯紹和道：「總管所見極是，下官遵依調度。」不說魯太守回府。

這裡雲天彪命傅玉為先鋒，並帶歐陽壽通，提大兵八千，浩浩蕩蕩殺奔清真山來。清真山的為首頭領錦麟麟馬元，率領一萬多人前來抵敵。可想馬元如何對付得雲天彪，交兵不到兩三陣，被天彪殺得大敗虧輸，退入玄武關，死命守住。關上弓弩槍炮，灰瓶金汁，□分利害，天彪連攻□餘日，不能取勝。天彪與傅玉商議，傅玉道：「何不用木驢直抵關下，栽埋地雷轟打？」天彪道：「此法雖好，只是關上賊兵甚多，木驢內能藏得幾人，萬一被他推下千斤石來，徒傷兒郎們的性命。」正在寨中商議，只見轅門官來報：「外面有相公的故鄉朋友風會，同大公子齊到，在營外等候。」天彪大喜，教開門請進。風會與天彪相見，雲龍上前請過父親的安，稟知家中祖父、母親都安好。天彪聞知老小平安，甚為放心。風會問及軍事，天彪道：「吾見到此，破清真山必矣。只是這廝們死守玄武關，攻打不入，未有良策。」風會道：「令郎賢姪有條妙計，何不用他？」天彪便問：「龍兒有何計？」那雲龍不慌不忙說出那計來，有分教：少年英俊，獻上此日奇謀；大將老成，改作他年勝仗。畢竟不知雲龍說出什麼計來，且聽下回分解。